

一个美丽的“标本”

——解读《额尔古纳河右岸》

徐秀锦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新颖的少数民族题材文本。不同于其它同类题材,身为汉族作家的迟子建从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出发,谱写出来一曲少数民族题材的悲歌,让广大读者了解到处于边缘地带的异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细细品读你会发现它所蕴含的不仅是鄂温克人民经受的痛苦与考验,更有在全球语境下,整个人类正在面临的文明困惑,还寄托着一个作家对于未来世界的美好人文理想。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少数民族抒写;人类文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2)03-0066-02

近年来,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书写,已经成为当下文学视野里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现象。在众多的作品中,有一部很是特别,它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在2008年,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发表自己的看法:“《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题材与视角都比较独特,它关注的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与群体,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当做获奖的充分理由,除此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反映了这个民族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进行抗争和抵抗的现实。这与当今世界文学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的。”^[1]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新鲜的文坛动向。这部作品视角独特,它结合了少数民族题材与当下主流话题,对人类文明进行了重新反思,像一个美丽的标本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

1 文本三重奏

1.1 鄂温克民族的标本

该作品书写的对象是鄂温克民族,作品的名字取自于一个地理位置,它位于中俄边境上,其左岸在历史上也曾属于中国。作品的主人公们,就生活在这一片特殊而神奇的沃土上。女作家迟子建对这个远离大众视野的民族情有独钟,将其作为小说创作的对象,在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诗意性描写,让他们从此被关注,走进大众的心中。

鄂温克的意思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该部落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讷河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鄂温克人以放牧为生,其余从事农耕。驯鹿曾是鄂温克人唯一的交通工具,被誉为“森林之舟”。鄂温克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牧民大多使用蒙古文,农民则广泛使用汉文。他们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口头创作有神话、故事、歌谣、谜语等,还善于用桦树皮刻剪成各种工艺品。鄂温克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显在特征是它的游动性和不固定性。在小说中,迟子建用淡淡的笔触,以回忆录的形式,通过诸多情感故事的构设、生活细节的描摹、生存环境的渲染、部落内各种集体活动的铺写,将这个民族的近百年充满沧桑的历史和神秘而淳朴的民俗、民风、民情全方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阅

读,我们了解到游牧民族生存的艰难但是自由洒脱、生命的脆弱但是依旧坚强不屈,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和依恋更是充满了神圣与虔诚。由于生活环境的特别,使得他们几乎与世隔绝,经济制度还停留在原始形态。此外,小说中笔触最浓最感人至深的地方是充满了无畏的牺牲精神的萨满文化,它也是整个部落的精神支柱。每一位萨满神都是上天而定,为了种族的繁盛,他们以自己的幸福为代价,默默地付出着,也见证着部落的兴衰历程。总之,通过迟子建的抒写,确实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充满了神奇色彩的民族,让我们既感到陌生又仿佛似曾相识,因为它让我们想起人类的祖先曾经都是这样生活过。

1.2 人类文明进程的标本

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做代价。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思考,《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这样一部文本:揭示人类文明进程中,现代文明和前现代文明(原始文明)的对峙。

谈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迟子建说:“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2]在后记里面,作者也特别提到,启发她写这本书的直接灵感是在澳大利亚看到的一幕——一对土著夫妇吵架。她想如果这对土著人还是在他们土著的地方生活,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她就到了爱尔兰,看到许多人在街头画民族的图腾,卖钱。她想,图腾应该画到森林里,河流边,现在画在柏油路上就缺乏了生气。^[3]这就是我们追求文明付出的代价:在文明的进程中,人们遗失了很多东西,图腾的东西,灵魂的东西,而追求外在的东西,来作为我们幸福和快乐的一个体验。^[4]

作家迟子建,正是怀着此种敬畏与哀惋的心情,讲述了一个无语的鄂温克族人的命运史与心灵史。其真正意图,是借他族的遭遇来道出人类所共有的尴尬与困惑。用别人荡气回肠的悲伤故事,来唤醒深处文明悖论中的麻木世人。在小说中,作者主要是通过最后一章将这种意图传达出来的。由于现代文明的蔓延,城市的建设便势不可挡,而且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就造成了人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传统的天人和谐自此被打破。一直以来,城市就是以这样的步伐稳稳地践踏着土地,向着土地、荒野、河流、森林蔓延着、渗透着。

1.3 作家心灵的标本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使命是归家。《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无疑是对人类家园的召唤。无论是弱小民族,还是壮大的汉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在飞速地改变。物质在不断丰富与发达,可是精神世界却在与日衰退。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国门一开,各种思潮像汹涌的洪水一样到处泛滥,造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剧烈动荡,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自己的家(下转第68页)

作者简介:徐秀锦(1986-)女,山东烟台人,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通达难能可贵的看法。

通俗小说大多采用朴实的语言细致描绘生活“俗”事,虽无“雅气”却具有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如《三言两拍》在揭示生活与人性矛盾上就比不少高雅文学丰富和深刻。而部分纯文学创作时情绪充斥,如郭沫若写《女神》时满腔激情,歌德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时如同梦游则未必高雅。当年钱惟演“上厕则阅小词”,现在读词则成了雅人深致,可见通俗并不代表其本身的优劣,相反说明了它深入人心,最直接地反映了大众的所思所想。

对于读者而言优雅似比深刻更重要,好比阅读《伊豆的舞女》比《巴黎圣母院》更美些。电视采访中张艺谋导演曾谈到要追求作品深刻其实很简单,我想这是个人创作体会的有感而发,实际上通俗作品中诸如黑幕小说、侦探小说等编剧难度并不比纯文学低。

4 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宋代笔记《道山清话》云:

苏子瞻诗有“似闻指麾筑土郡,已觉谈笑无西戎”之句。尝问子瞻“当是用少陵‘谈笑无西戎’之语。”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

老杜、大苏都喜好“盗句”这颇有趣。这类情况史上不胜枚举,王勃《滕王阁诗》中:“槛外长江空自流”便开后世无数法门,连李白也效仿“唯见长江天际流”。宋代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更是追求“无一字一句无出处”,有时几乎原搬不改所谓“点铁成金”的作法。俗语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正体现了因袭相承的思想。大概鲁迅多少也出于不满后世屡屡重复前人诗作,难以突破的原因才说出了“一切好诗在唐朝已被作完”的论断。

“学不可无师”是古人一惯的教育主张,多数书论、画论与文论也认为具有“古意”是一条重要标准,往好的说可称为“活用古人”,往不好的说则是“盗用古人”了。杜甫诗《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有锦城,结庐锦水边……

显然这受《诗经》“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模式的影响,但这么长的句子套用起来颇觉东施效颦。即使以老杜之才“盗用古人”也难免落入窠臼之时。白话文学比起古典文学盗句的现象自然少得多,但缺乏创新意识仍是目前文坛的不足。例如国内较少出现《变形记》这类荒诞派、意识流等等具有现代思想的作品,更罕见像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这类勇于探索结构或某方面创新的小说家。

汲取前人经验自然有所必要,但需具有现代意识。除了题材与前人不同在语言风格上也需探索新样式,比如使用古汉语的句式适当地融入白话语言以增加典雅程度和丰富性。举例以白话文句式说“绿杨柳遮元亮宅,红杏花映仲尼坛”感觉平淡,而换成古诗句式“杨柳绿遮元亮宅,杏花红映仲尼坛”^[1]便极具味道。我想此句掺杂在现代散文也并不觉突兀,或许此法可缩小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又能寻出晓畅而具有诗性的语言风格。另对于情感表达充沛强烈的内容或文体则适可放宽语言逻辑,以鲜明的形式跌宕错愕的语言节奏来强化情绪与表达力度。

参考文献:

-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 [2] 车万育《声律启蒙》

(上接第66页)园到大城市中去寻找价值与立足之地。许多传统价值观,更是受到了人们空前地质疑与扬弃。人们没有立足自家国情,简单地以物质条件的先进与否来衡量思想的优劣,盲目崇拜,急功近利。这种狂热,形成了很多人精神家园的迷失,他们没有明白,文化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随便嫁接一下就能在哪里都可以开花结果。

迟子建正是从自己的感悟出发,为人们勾画了一幅原始壁画:一个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世界,仿佛使人又回到了家,又成了在家状态。虽然现代文明的脚步没有停止,但那片原始的风景却永远的留存在了人们的心里,并以精神印记的方式得以永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额尔古纳河右岸》,它就是作家迟子建的一次寻找家园何在的心路历程。她理想中的家园,不是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而是回归自然、天人和谐的纯净世界。她坦承: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对我而言,故乡和大自然是我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它们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和生活。^[2]迟子建就是这样一位很独特的作家,在她的书里面经常充盈着自己独特的品格与灵魂的东西,而不是脱离现实去盲目寻求虚无缥缈的理想世界。

2 价值与反思

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互补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通境遇,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都不能对此采取简单的排斥、抵触、回避,否则只能使自己族群的文化走向封闭和更加边

缘,甚至“窒息”而亡。^[3]迟子建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抒写了一部民族史,抒写了一部浓缩的人类进程史,寄托了一位作家的忧思与期望。它是忧伤的,又是凄美的;是灰暗的,又透露着渺茫的光明。通过这种代言人的抒写,让世人了解到了一个从未走进大众眼中的弱小民族,虽然我们不了解,虽然我们不曾接触,但是看了作品,我们就与他们发生了某种联系,我们不能再采取一种旁观的姿态,对当下这些惨淡的现实无动于衷。虽然小说写的是一个外族的故事,但是它所暗含的启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虽然一个弱小民族力量薄弱,在这种现代化洪流中无力抵抗很容易被侵吞、被淹没。但是即便一个强大的民族,也阻挡不住时代潮流的侵蚀,要唤醒民众的觉醒和共识,才能挽救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不被丢弃。《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价值,可以说是巨大而让人意味深长的。

参考文献:

- [1] 宗合: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6)
- [2][5]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以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艺术广角》,2006(2)
- [3]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 [4] 张丽军,房伟,马兵:温厚·悲凉·清澈——《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人谈,《艺术广角》,2009(3)
- [6]李长中:“汉写民”现象论——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中国图书评论》,2007(7)